

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 物價的影響

全 漢 昇

(一)宋末的通貨膨脹——(二)通貨膨脹對於物價的影響——(1)概說——(2)寧宗時期(一二〇五——一二二四)——(3)理宗上半期(一二二五——一二三九)——(4)理宗下半期(一二四〇——一二六四)——(5)度宗時期(一二六五——一二七四)——(三)結論

(一)宋末的通貨膨脹

中國的紙幣，有些人以爲始於唐的飛錢。但飛錢不過是一種匯票的性質，其本身并不就是紙幣（註一）。真正的紙幣當始於北宋的交子。北宋真宗時，四川人民患鐵錢太重，買賣不便，故發行交子，以便交易。初由富民十六戶主持，後以準備金不足，改歸政府辦理。其流通區域以四川爲主，陝西雖亦曾經一度行使，但時間很短。至於數量方面，也不算多（註二）。所以當時並沒有通貨膨脹的現象。

到了南宋，紙幣的流通遂普遍化。當時紙幣分爲行在會子，川引，淮交及湖會數種。其流通地點，各有一定範圍。大別來說，行在會子行使於兩浙，福建，江東，江西；川引行使於四川，陝南；淮交行使於淮南；湖會行使於湖廣（註三）。這些紙幣，在南宋上半期，因爲措施得當，發行謹慎，尚能持維幣值，沒有通貨膨脹的現象。宋孝宗曾對洪邁說：『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着。』（註四）皇帝因

（註一）見陶希聖清唐代經濟史，頁一〇九——一一〇。

（註二）見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

（註三）見朱傑兩宋信用貨幣之研究，東方雜誌第三十五卷第六號。

（註四）見洪邁容齋三筆卷一四官會折閱條。又見於戴埴鼠璞。此外衛湜後樂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廟堂論楮幣利害劄子，及吳泳鶴林集卷一乾淳講論會子五事，亦說宋孝宗發行會子，非常審慎。

爲紙幣而長期的患失眠症，其對於紙幣發行的小心翼翼，及幣值維持的努力，可想而知。

可是，從寧宗開禧年間（一二〇五——一二〇七）（註五）起，這種發行紙幣的審慎政策，卻因龐大戰費的籌措而被迫放棄了。從這時起，南宋不斷的對外作戰。開禧年間，韓侂胄舉兵伐金。嘉定十年至十七年（一二一七——一二二四），宋金屢次交戰。理宗紹定五年至六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又與蒙古一同滅金。金亡後，端平元年（一二三四—五），又屢與蒙古作戰，國境日蹙。政府爲籌措戰費，除加稅外，只好以通貨膨脹的形式，把人民的購買力轉移於政府。宋史卷四二三王邁傳云：

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釁，抹楮幣第一義也。』

又同書卷四一五黃疇若傳云：

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嘉定年間）折閱日甚。

又王邁臚軒集卷一乙未館職策云：

謀國者亦知楮之所以大壞極弊之由乎？方開禧之開邊以誤國也，增造之數至於一億四千萬。比之前時，凡數倍矣。紹定之養姦以耗國，增而至於二億九千萬。方之開禧，抑又倍焉。

謀國而曰理財，理財而必濟之以楮，此後世權宜之策。……耗財之事不一，而好兵者其耗大。

欲重楮，自節費始。欲節費，自省兵始。軍實核而不濫，邊釁窒而不開，謹之重之，皆以高孝兩朝爲法。此救楮幣之第一義也。

（註五）西曆某年不完全相當於中國某年，因爲陰曆十一月卽爲西曆的歲首，一年中可有九分之一左右的錯誤。現在仍是這樣表示，只是無可奈何中的一種權宜辦法而已。希望將來能想出一個較爲切當的辦法。

又後樂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廟堂論楮幣利害子劄云：

自紹熙以來，用度滋多，展界（註六）添印。馴至開禧既啓兵釁，費耗無涯，見行會子，通計一億四千萬，其弊極矣。

又許應龍東澗集卷八稱提利害劄子云：

今日之券，大抵耗於用兵。

又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八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云：

某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自故相在時，印造多了。今又邊事方動，未能減印造之數，所出太多，故賤。……』

又杜範杜清獻公集卷九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二劄云：

自邊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數，不啻數十倍。

又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一輪對奏劄云：

主兵，大臣之責也。國家版圖日蹙，財力日耗，用度不給，尤莫甚於邇年。聞之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二千餘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餘萬。蓋鑿空取辦者過半，而後僅給一歲之用。其取辦之術，則亦不過增楮而已矣。嗚呼！造幣以立國，不計其末流剝爛糜滅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飲鴆以止渴也。

又黃震黃氏日抄卷八三吳縣擬試策問三道云：

楮以太多而輕，則住造固宜也。然事變方殷，供億尙繁，亦住之，得乎？或欲以措辦軍食爲先，或欲以通行破會爲助。博採羣議，卒成悠悠。其果無策以處此耶？

這樣一來，政府大量發行紙幣的結果，有錢來打仗了；可是人民卻因紙幣太多，價值低跌，從而物價騰貴，損失了一大部份的購買力——等於無形中向政府繳納一大筆重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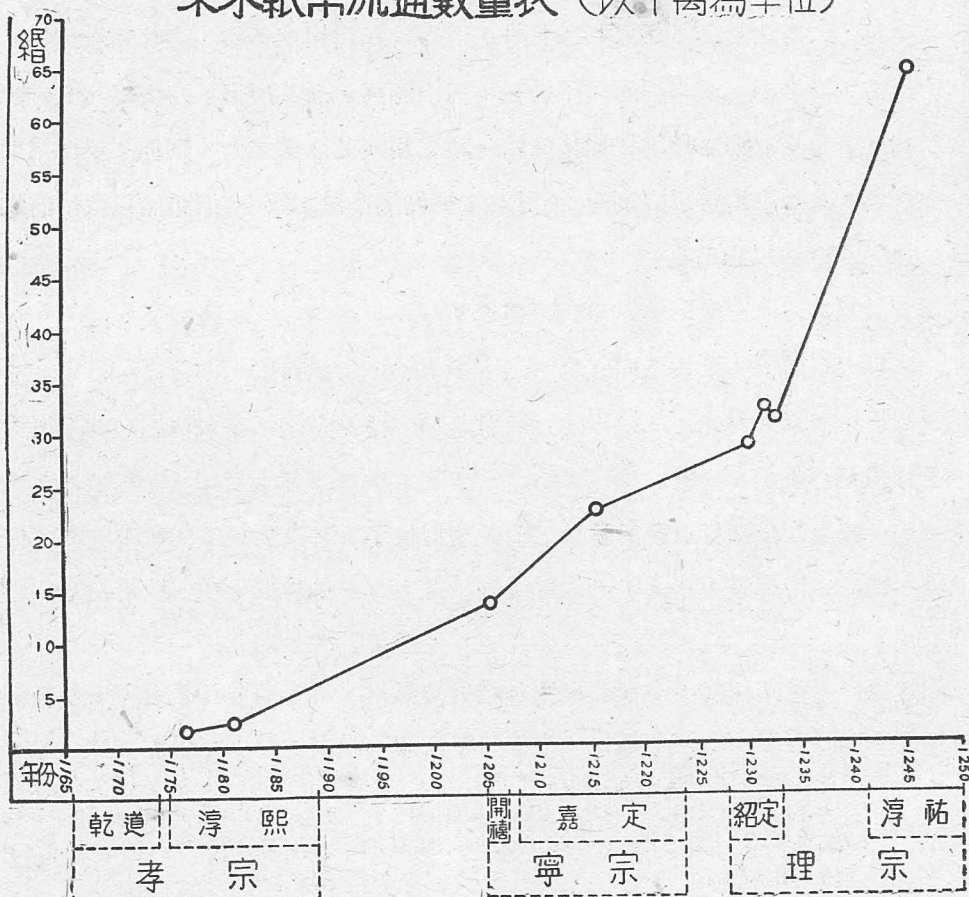
上邊說自開禧年間起，南宋政府因爲戰費的籌措，大量的發行紙幣。這些紙幣的發行額，究竟有多少？這個數目，要按各年代的不同而不同。茲根據各種文獻，

（註六）『界』是期限的意思。宋代發行紙幣，以二年三年，甚至十年爲一界。近閱李挺君在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中央日報史學上發表宋代四川交子兌界考一文，內言，『仁宗天聖元年迄慶元五年之間，爲二年一界。寧宗慶元五年迄寶祐四年之間，爲三年一界。』——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補。

把考出的數目按時間的先後列表如下：

時間	數目	根據文獻
乾淳間(一一六五—一八九)	二千萬緡	鼠璞
淳熙間(一一七四—一八九)	二千四百萬緡	宋史卷四三二王邁傳
開禧間(一二〇五—一〇七)	一億四千萬緡	王邁傳，鼠璞，麗軒集卷一及後樂集卷一五
嘉定間(一二〇八—一二四)	二億三千萬緡	鼠璞
紹定間(一二二八—一二三二)	二億九千萬緡	王邁傳及麗軒集卷一
紹定五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三億二千九百餘萬緡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
紹定六年(一二三三—一二三四)	三億二千萬緡	鼠璞
淳祐六年(一二四六—一二四七)	六億五千萬緡	孫夢觀雪窗集卷一丙午輪對第二劄
景定四年(一二六三—一二六四)	每日增印一十五萬緡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

宋末紙幣流通數量表 (以千萬為單位)



俗語說，『物以少爲貴』。在需要不變的情形下，物品供給多了，其本身價格是要下跌的。宋末紙幣的發行既是越來越多，其價值自然要低跌下去。上引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八，曾說會子『所出太多，故賤』；又黃氏日抄卷八三亦說，『楮以太多而輕』。除此以外，關於宋末紙幣因發行太多而價值低跌的情形，記載甚多。如臞軒集卷一乙未館職策云：

楮幣至是術窮矣，其將何以救之歟？非楮之不便民用也，其法貴少，而今多焉，故也。物視輕重爲相權。使黃金滿天下，多於土，而楮之難得甚於金，則金土易價矣。然則天下非物之貴也，楮之多也。

又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論待虜救楮二策上樞密院云：

夫楮之所以輕者，以其多也。

又杜清獻公集云：

今楮券之出，視昔不知其幾十倍矣。欲壓以威力，而強重貴之，萬無是理。此令一行，則人惟有懼罪而不敢用，則楮爲棄物矣。（卷八殿院奏事第一劄）

欲增重會價，必使省印造，然後可以免於折閱。……印造省，則人之求楮必多。……如是，則楮價可增矣。此重楮券之策也。（卷九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二劄）

又袁甫在蒙齋集卷四祕書少監上殿第二劄子後附記云：

上（宋理宗）又問，『近日楮幣之價，日益減削，秤提無策，如何則可？』……某奏，『臣謂朝廷若要作規模，只是減印造之數。但目今百需皆要會子，如何省得？……』

又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備對劄子（端平元年九月）云：

臣竊惟財用不足，今日不可藥之病也。……於是日造楮十六萬，以給調度。楮賤如糞土，而造未已。

上述宋末因數量太多而價值低跌的紙幣，大都偏於中央政府發行的會子。復次，由地方政府發行的紙幣，如四川政府在寶祐二年（一二五四—五）增印的銀會，也因發行過多而價值低跌。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三救蜀楮密奏云：

竊惟蜀楮之弊極矣。見今三界行使，其第三料視第一料以五當一，楮價猶未甚遼絕。自寶祐二年，更印銀會，以一當百，一時權於濟用，將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輕。蓋楮之低昂，物亦隨之；楮之輕，物之貴也。……以此會算，則是近兩年所造銀會之數，比之前十三年內所造第一料第三料之數，幾已增一倍以上。楮之立價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貴乃愈甚，支用乃愈不繼。視而弗救，長此安窮。

宋末紙幣的大量發行，足以促使牠的價值的下跌，已如上述。除此以外，再加上當日紙幣的發行，並沒有健全的準備金來作保證，更足以加重牠的價值下跌的程度。原來宋代紙幣之所以為紙幣，是因為有充分的準備金來作牠的保證的。鼠璞說：

自商賈憚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秤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秤提之也。

可是，到了宋末，由於戰費開支的龐大，政府卻不顧準備金之有無（註七）而濫發紙幣了。宋史卷四三〇李燾傳云：

燾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

又同書卷一八〇食貨志云：

（淳祐）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言，『……急於扶楮者，……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

又文獻通考卷九云：

今也錢乏而製楮，楮實為弊。

又後樂集卷一五云：

某伏願別絀，垂諭會子事，敬悉。……且所為稱提，猶權衡之於物也。權與物均而生衡，言權與物均齊，而衡所以平。今會猶權，錢猶物也。既會多而錢少，是權重而物輕。勢已至此，何術稱提而使之平乎？（答提刑程少卿）某不敢僭論大體，姑以三路言之，交割見在之數，會子日增，見錢日削。……

（註七）宋末紙幣所以缺乏準備金，另一原因為銅錢的外漏。詳見拙著宋代廣州的國內外貿易，在印刷中。

……向有十餘萬見錢者，今止存一二萬緡爾。……若以必出見錢，依官價收兌，而後可以稱提，抑不知數年之後，諸路州郡見錢淨盡，將何以爲繼乎？

（知福州日上廟堂論楮幣利害劄子）

又清正存稿卷一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內引壬子入國門是日內引奏劄云：

今……見緡空而虛楮將不行。

又李昉英文溪集卷九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云：

楮不行而錢幣竭，……

這樣一來，宋末紙幣的價值，遂因準備金的缺乏而更爲下跌。宋會要刑法二云：

（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臣聞楮幣之折閱，原於銅錢之消耗。……』

十二年六月十八日，都省言，『勘會見錢稀少，會價漸至低減。……』

八月九日，臣僚言，『今日楮券……不無折閱去處。然振起其折閱之漸，而杜絕其致弊之因，其策在錢而不在楮；蓋錢者，所以權乎楮者也。今日……銅錢日少，而無以濟楮之流行。乞……，則銅錢可以漸裕，子母可以相權，楮幣之價不至於隨起而隨仆矣。……』

又同書職官四三云：

嘉定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臣僚言，『銅錢寢少，楮券寢輕，不可不慮。……』

又後樂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廟堂論楮幣利害劄子云：

今之議者莫不曰，『不惜官錢兌換，可以增長價值。』殊不知官錢有限，會子無窮，兌換未嘗間斷，而價之消長全不相關；蓋多寡之異，理勢使然，非區區兌便所可遽回也。

又真文忠公文集卷三二館職策云：

楮幣日輕，本由錢乏。

又杜清獻公集云：

所謂銅乏楮多之爲患，……自近歲楮券日輕，銅錢日少，上下交以爲病。……楮幣折閱，日甚一日，職此之由。（卷八便民五事奏劄）

自邊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數，不啻數十倍。而錢監所鑄之錢，比祖宗盛時，
□二十之一。上下百費，悉仰於楮。昔也，楮本以權錢之用；而今也，錢反
無以濟楮之輕，錢日荒而楮日積。端平初，謀國者不思所以變通之宜，而但
拘以一易一之說。循至於今，楮價之損，幾不可言。（卷九嘉熙四年被召入
見第二劄）

又清正存稿卷五論待虜救楮二劄上樞密院云：

夫楮之所以輕者，以其多也。吾既無見緡可以用官價而大收之，則當有權宜
之術以救其窮。

又陽枋字溪集卷一上洪中書論時政書云：

循至楮幣日輕，貨泉日竭，中外岌岌，末如之何。

楮由此而日輕，錙由此而日匱。君臣上下，窮思竭謀，而終莫能以究其弊。

總括上述，可知宋末的紙幣，一方面由於發行額的大增，他方面由於準備金的
不充分，價值下跌得很利害。關於當日紙幣跌價的情形，除分見於上引各種文獻
外，記載甚多。宋史云：

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爲稱提之法。（卷四一三趙必愿傳）

時（端平年間）楮幣虧甚。（卷四一九許應龍傳）

又葉適水心文集卷二五孟達甫墓誌銘云：

會子減賤不行。

又魏了翁鶴山大全文集卷八七陳公（貴誼）神道碑云：

行之踰年，論報山積，楮直益損。

又洪咨夔平齋文集卷三〇饒州堂試九云：

頃以楮幣益輕，多爲秤提之術，而未底於重。

又杜清獻公集卷一二簽書直前奏劄云：

楮價益下，宜急扶持，以助國用。

又戴復古石屏詩集卷三廣東漕李實夫四首云：

楮賤傷財力，兵驕稔禍端。

又文溪集卷七淳祐丙午十月朔奏劄云：

楮輕如毛。

宋末紙幣既因濫發及沒有充分的準備金而跌價，人民對牠自然採取懷疑的態度了。宋史卷四一五黃疇若傳云：

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閱日甚。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

郡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

又真文忠公文集卷二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云：

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儻郡縣推行唯謹，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亡弊。……遠近之人，齎持舊券，徬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不復愛惜，豈不逆料他時之必至此乎？

又鶴林集卷二一繳薛極贈官詞頭云：

獨惟楮幣一事……新令一行，物情疑駭，怨嗟之聲，盈於道路。豪家大姓，至有聚楮而焚於通衢者。

人民這樣不信任政府發行的紙幣，對於政府的財政前途是非常不利的。爲着鞏固紙幣的信用，政府遂藉法律的力量，強迫人民使用，從而生出種種流弊。真文忠公文集卷二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云：

竊惟今日關國脈盛衰，繫民生休戚，其惟楮幣一事乎？……而自楮幣之更，州縣奉行失當，於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斂始及民矣。告誥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稱提之說，逞腴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而臣觀今之州縣間，務爲新奇，創立科調，迺多出於朝廷約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財併遭沒入者矣；有虧陌田錢，而百萬之貲，悉從沒入者矣。謂之奉法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朝廷之令所無也；拘鹽商之舟，朝廷之令所無也；以產稅多寡爲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無也。……如此謂之體國，可乎？

又宋史云：

是歲（嘉定九年）春至夏不雨。禎應詔言，『……楮幣之改，以一奪二。……皆足以召怨而致旱。』（卷四一五危禎傳）
楮幣之換，官民如讎。（卷四三六劉清之傳）

又文獻通考卷九云：

自是（註八）歲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

（二）通貨膨脹對於物價的影響

1 概說

在討論宋末通貨膨脹對於物價的影響以前，我們先要明瞭經濟學上的貨幣數量學說（註九）。根據此說，在物品供求不變的情形下，社會上貨幣流通數量的大小與物價的高低成正比例。例如自十六七世紀起，因美洲銀礦開發，大量的銀流入歐洲，歐洲物價遂因銀的流通量增加而高漲。又如歐戰後，各國多以金（註一〇）向美國還債，美國恐金在外流通太多，以致物價高漲，遂收藏大量的金，以免流通。這都是就金屬貨幣來說的。至於紙幣，更是這樣。如美國在南北戰爭時，因發行綠背紙幣（greenback）過多，物價上漲。又如歐戰時及戰後，歐洲各國因濫發鈔票，物價大大增高，其中尤以戰敗的德國為甚。這種學說，事實上絕不是西洋所獨有，中國先哲也早就發揮過了。在古代，管子山國軌篇說：

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

這雖然只就貨幣價值的貴賤來說，但貨幣價值的貴賤與牠的流通數量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到了唐代，陸贄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說：

物賤由乎錢少。……物貴由乎錢多。……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

到了北宋，李觀李直講文集卷一六富國策第八說：

大抵錢多則輕，輕則物重；錢少則重，重則物輕。

到了南宋，戴埴鼠璞說：

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培。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

（註八）指嘉定二年，時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參考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

（註九）參考 Fisher, I.,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註一〇）當時各國貨幣多以金為本位。

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爲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

根據上述貨幣數量學說來討論宋末通貨膨脹對於物價的影響，我們可以知道宋末物價要因紙幣流通量之增加而騰貴。不過，在宋末數十年間，紙幣的流通額因年代而不同，從而物價昂貴的程度亦因之而異。現在爲便利起見，把牠分爲寧宗（一二〇五——一二二四）（註一一），理宗上半期（一二二五——一二三九，即由寶慶元年到嘉熙三年），理宗下半期（一二四〇——一二六四，即由嘉熙四年到景定五年）及度宗（一二六五——一二七四）四時期來說。

2 寧宗時期（一二〇五——一二二四）

上面曾經說過，南宋的通貨膨脹開始於寧宗開禧年間，因爲這時韓侂胄要與金人打仗，戰費的開支很大。開禧（一二〇五——一二〇七）過後，便是嘉定（一二〇八——一二二四）。嘉定初年，因爲過去發行會子過多，價值低跌，政府乃另發新的會子，以換取舊會，其比率爲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註一二）。其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爲舊會在民間早已跌價的原故。可是，在人民方面看來，舊會既可以跌價，新會將來也是免不了要遇到同樣的命運的。這正如上引真文正公文集卷二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所說：

遠近之人，齎持舊券，徬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不復愛惜，豈不逆料他時之必至此乎？

這樣一來，由於紙幣之大量發行，及其信用在人民心目中的消失，物價遂從而上漲。文獻通攷卷九云：

自是（嘉定二年）歲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糴本以楮，鹽本以楮，百官之俸給以楮，軍士支犒以楮，州縣支吾，無一而非楮。銅錢以罕見爲寶，前日椿積之本，皆絕口而不言矣。是宜物價翔騰，楮價損折，……

又袁燮絜齋集卷一黃公（度）行狀云：

是（嘉定四年）冬更定楮令，金陵得新會三百萬。……金陵軍民雜處，舟車（註一一）從開禧元年說起。

（註一二）見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及文獻通攷卷九。

輻湊。米麥薪炭醴茗之屬，悉資客販。商賈逆知舊會將廢，人所不惜，驟增物價，以術籠之。

以上是說一般物價之因通貨膨脹而騰貴。復次，宋史卷二四七趙師睪傳說米價因紙幣跌價而上漲云：

時（嘉定初）楮輕糴貴。師睪尹京（臨安），未數月，楮價寢昂，糴亦稍平。執政愈益賢之。

水心文集卷二四趙公師睪墓誌銘亦載此事云：

公奏，『陛下始緣都城楮賤米貴，牽挽用臣。今楮雖稍重，而賤之源猶在；糴漸平，而貴之根自若。懼終不足寄委。』上（寧宗）不能奪，解府事。

又宋會要云：

（嘉定）二年八月三十日，江東提舉司奏，『緣會子在處兌換折閱，米價日漸騰踊，……』（瑞異二）

十二月十四日，臣僚言，『都城內外，一向米價騰踊，錢幣不通。……』

（食貨六八）

七年四月三日，尚書勘會，『……米價高貴，會價減損，……』（食貨七〇）

又平齋文集卷三一吏部鞏公墓誌銘說鑄產價格因紙幣低跌而昂貴云：

公諱嶸，字仲同。……擢都大提點坑冶錢司，職事修舉。直祕閣，因其任，七十餘年曠典也。……寶慶丁亥（三年，即西曆一二二七）三月庚申終於武義里。……治司孝宗朝定鑄額歲十五萬緡，積久寢虧，六不及一。公推原弊端，知楮輕升重，售不酬費，故入少而鑄虧。……（註一三）

這種因通貨膨脹而物價騰貴的現象，一直到寧宗嘉定末年也是這樣。魏了翁鶴山大全文集卷一六論事變起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五幾（註一四）云：

今試請陳其略。……師老財殫，幣輕物貴，常產既竭，本根易搖。此人心

（註一三）鞏嶸任都大提點坑冶錢司後，再歷數任，然後死於寶慶三年，可知鞏氏任此官時，約在嘉定初年，所謂『楮輕升重』亦當是就此期間而言。

（註一四）據宋史卷四三七本傳，知奏於嘉定十七年。

向背之幾也。

寧宗嘉定年間的物價，比前代高漲了多少？關於此點，岳珂曾就田價及米價加以比較。岳珂愧刻錄卷一五云：

承平時，錢重物輕，本業具舉，故粒米狼戾之價，與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隨以翔庠。珂按李文簡蕭續通鑑長編：熙寧二年十一月壬午，御邇英閣，進讀通鑑畢，賜坐。司馬光呂惠卿議青苗事。司馬光曰，『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甚衆，命和糴糧草以給之。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百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歲飢，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爲膏肓之疾。又熙寧八年八月戊午，中書進呈戶房，乞下兩浙提舉水利及轉運司各差官定驗兩浙興修水利不當事。呂惠卿曰，『臣等有田在蘇州，一貫錢典得一畝田，歲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僅如兩歲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直百五十錢。而今收堤岸所率，每畝二百錢。有千畝田，卽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觀太平興國至熙寧止百餘年，熙寧至今（註一五）亦止百餘年，田價米價乃十百倍蓰如此！

不過，寧宗嘉定年間的物價雖然較前代爲高，但和以後比較起來，却是便宜多了。據上章所說，這時期的紙幣已經發到二億三千萬，固然多於以前，但和以後的惡性的通貨膨脹比較起來，却輕微得多。所以這時期的物價雖然昂貴，但其昂貴的程度遠不如以後；而且，如遇到賢明的政府加以平價，物貴的風潮也是可以緩和的。例如上引宋史卷二四七趙師異傳說，嘉定初年，臨安的米價曾因紙幣價值的低跌而上漲；但由於當地長官趙師異的努力改革，米價略爲下落。又如上面曾說，嘉定四年金陵物價曾因通貨膨脹而上漲；但經當地長官黃度努力平價後，物價又復降落。繫齋集卷一三黃公（度）行狀云：

公急救之，發官米三萬石，下舊直之半，許民以舊會赴糴。招米商平其價，而糴於官場。所得舊券，易之以新，大略如前日所以收鐵錢救飢民者。及其他物價種種裁定，人莫敢增，視舊直或反賤。

（註一五）愧刻錄成於嘉定年間，見本書自序。

3 理宗上半期（一二二五——一二三九）

寧宗死，理宗（一二二五——一二六四）即位。理宗在位的時間很長，故爲便利起見，把理宗時代的物價分爲兩個時期來說。現在先說理宗上半期（一二二五——一二三九），即由寶慶元年到嘉熙三年。

理宗初年，因爲通貨膨脹仍舊繼續下去，物價甚貴。鶴山大全文集卷一七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註一六）云：

而貪暴之吏，……得失薰心，罔有藝極。所謂飾廚傳，營土木，事遊觀，求贏餘，又不與焉。方幣輕物貴，田里蕭條，此何等氣象，而必使此輩肆於民上！

又同書卷一七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以盡下情（註一七）云：

且上之人曰，『方今事勢庶幾其暫安矣。……雖曰物價未平，而臨安一城，錢會稍通。……』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尙曰可以暫安，誰實信之！

又同書卷八六王聘君墓誌銘云：

上（理宗）元年恭默遵養，權凶伺間，竊弄威枋，醜正仇善，是與比周。予友王萬里時爲博士，應詔言事，其略有三，『而況揆諸今日之事，……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嘆。……』

上述楮賤物貴的現象，到端平年間（一二三四——六）更爲利害。洪咨夔（註一八）平齋文集卷一四從臣李埴等乞將所得俸給減半幫支不允詔云：

朕承世治，垢敝之極，楮輕物重，公私交瘡，夙夜不皇寧。

又同書卷二一川秦都大茶馬桂如琥除戶部員外郎制云：

……幣輕物重，若何而權？推此類具言之，用觀爾韞。

又同書卷三〇饒州堂試云：

至若……穀貴尤艱於和糴，楮輕尙費於稱提。凡此數端，莫非當今之急務。

（註一六）內言時爲起居郎，知奏於寶慶元年。參閱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傳。

（註一七）內言，今陛下（理宗）臨御幾一年，』知奏於寶慶元年。

（註一八）洪氏於端平年間在中央政府任職，見宋史卷四〇六本傳。

錢幣久壅而未通，穀價方躡而未艾。

又吳潛許國公奏議卷一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七事（端平元年）云：

朝廷以楮價減落，收換十四十五兩界，誠爲知務。但……新楮之出既多，人亦視同舊楮，不甚愛惜。……是以物價翔踊，愈甚於前。

又蒙齋集卷四祕書少監上殿劄子（註一九）云：

重以楮令日變，物價日增，民生無聊，怨謫並起。

又祕書少監上殿第二劄子云：

今物耗且貴，氣象蕭條，豈無所以然之故？

又臞軒集卷一乙未館職策（端平二年）云：

逮我孝宗之隆興，而復行楮幣於天下。……沿流至於今日，數日以夥，用日以輕。變之欲其通，而行者愈滯。令之欲其信，而聽者終疑。於是物價翔騰，閭閻憔悴，……

又杜清獻公集卷八殿院奏事第一劄（註二〇）云：

楮價暗折，物價顯增。

又鶴林集卷一三祈晴祝文（註二一）云：

況錢荒而楮會弗起，米貴而薪芻益高。

當日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騰貴，因爲在社會上已經根深蒂固，遂成爲非常棘手的問題。這可由下述兩事來加以證明：（1）當負一時重望的真德秀入朝執政的時候，人人都很熱誠的希望他能解決楮賤物貴的問題；可是，結果却大失所望。周密癸辛雜識前集云：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爲第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所言

（註一九）袁甫於端平年間遷祕書少監，見宋史卷四〇五本傳。

（註二〇）此劄上於端平年間，見同書卷首黃震戊辰修史傳及宋史卷四〇七本傳。

（註二一）此文約作於端平年間，參考同書卷首提要。

爲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市井小兒，囂然誦之。士有投公書云，『……楮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洎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又張端義貴耳集卷下亦云：

真西山負一世盛名。……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譽少減。……都下諺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真直院。及至喚得來，攪做一鑊麵。』

(2) 鑒於楮賤物貴給予人民生活的痛苦，政府曾拿出金銀來收回過多的紙幣，但結果亦『無救於楮幣之濫』。鶴山大全文集卷一九被召除禮部尙書內引奏事第四劄（註二）云：

重以楮幣泛濫，錢荒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禁奴（幣？）出黃白金四千餘萬緡，併銷兩界，此非常之賜也；然徒傷公私之財，而無救於楮幣之濫。

因通貨膨脹而急劇上漲的物價問題，在端平年間既然無法解決，遂一直拖延到嘉熙年間（一二三七——一二三九）。宋史卷四二理宗紀載嘉熙元年

秋七月壬子，湖北提舉董槐朝辭，奏楮幣物價重輕之弊。

又同書卷四二三李韶傳云：

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寢召命云，『端平以來，天下之患，莫大於敵兵歲至，和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遂至事無可爲。……』

又蒙齋集卷七中書舍人內引第二劄子（註二三）云：

臣竊見端平更化之始，魁壘耆艾俊傑之彥，濟濟在列；陛下銳意望治，衆賢交進嘉謨。……言救楮則曰節用。……而算計見效，茫如捕風，內阻外訐，楮輕物貴，人情惶惑，國勢阽危。

又同書卷四戊戌風變擬應詔封事（嘉熙二年）云：

（註二）奏於端平二年。參考宋史卷四二理宗紀及卷四三七魏了翁傳。

（註二三）宋史卷四〇五袁甫傳，『嘉熙元年，任中書舍人。』

而又物價翔踊，日甚一日。

上述通貨膨脹對於物價騰貴的影響，偏重於一般的情形。復次，在文獻上，又有專述各地情形的記載。關於臨安方面，宋史卷四一七喬行簡傳云：

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註二四）。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

又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三召除戶部內引劄子一（端平元年）云：

至於行都近甸，爲沐浴雨露之首，而楮輕物貴，爲生孔棘，愁嘆之聲，在在而有。

關於襄陽方面，鶴林集卷一九論中原機會不易言乞先內修政事劄子（紹定六年八月）云：

陛下自視今日，比孝宗時何如耳？……銅楮阨於會通，餼糧滲於博易。襄州石米，貴直百千。

又周密齊東野語卷五端平襄州本末云：

至是（端平二年十二月）物價踊貴。

又許國公奏議卷一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云：

京襄十年閉境，僅無乏興。一與鞏通，公私大困。……京鄂之間，米石爲湖會六七十券。百姓狼顧，枕籍道途。

關於四川方面，鶴山大全文集卷一〇〇紹定六年勞農文云：

東川之俗，素號淳朴；乃自近歲，物貴錢賤。

又同書卷三七與鄭丞相書（端平元年）云：

竊惟瀘介渝夔之間，自爲一隅，於中都近事，咸罔聞之。……今職授任事，多牽制餉所，以楮輕物貴，立見狼狽。此等瑣屑，尙嗣陳之。

又同書卷一九被召除禮部尙書引內奏事第四劄云：

蜀自董居義喪蹙國，鄭損棄五州，並邊膏腴之地，人莫敢耕。……所謂百萬斛者，既無從出。所仰給者，惟一分水運耳。幾何不乏於供乎？而況楮賤物

（註二四）事在紹定六年（一二三三）十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貴，商賤（販）不行，二千里汭流，勢難責以時至。……則蜀計之可憂者又如此。

又鶴林集卷三九神泉縣勸農文（註二五）云：

但自比歲以來，雨雪時降，年穀順成。物價之昂，視昔加倍。閭里末作者，或有食貴之憂。

向者物賤引貴，不免稱貸而爲之息。今則米斗千錢，生計頗優裕也。

由此可見當時因通貨膨脹而物價高漲的現象，並不是局限於一兩個特殊地方，而是普遍全國的。

理宗上半期，因通貨膨脹而影響物價的騰貴，已如上述。這裏還要說明的是：這時期的物價究竟高漲到怎麼樣的程度？我們在上一節曾經說過，寧宗嘉定年間之物價雖然騰貴，但因當時的通貨膨脹較爲輕微，故騰貴的程度並不怎麼大。可是，到了這個時期，由於紙幣發行之加多，物價騰貴的程度可利害得多了。據種種記載，我們可以斷定，這時期的物價要比上一期開始時（開禧年間）貴一倍以上。鶴山大全文集卷二六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註二六）云：

異時督府非千萬緡不行。今楮輕物貴之時，而所給僅三百萬，則不及異時（註二七）百五十萬之用。

又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云：

時（註二八）王楫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奚啻倍蓰矣。』

又鼠璞云：

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註二九）

（註二五）神泉縣屬成都府路，見宋史卷八九地理志。

（註二六）時爲端平二年十一月。參看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註二七）當即指開禧年間，據下引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可以推知。

（註二八）嘉熙二年二月，見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註二九）鼠璞記載紙幣發行數目，至紹定六年爲止。這裏說『楮愈多，則物愈貴』的時間當即指此。

按上章曾說紙幣老是跌價，故實錢當比紙幣貴重得多。所以，這時期的物價，既然『比未有楮之時』，『計以實錢，猶增一倍』，那末，如果計以紙幣，當然增加得更爲利害了。

4 理宗下半期（一二四〇——一二六四）

我們現在討論理宗下半期的物價，所以要從嘉熙四年（一二四〇——一）說起，其原因約有兩個：（1）這年水旱爲災，農產失收，米價加速度的騰貴，從而其他物品的價格也因受米貴的影響而一致上漲。俞文豹吹劍錄外集說這年米價的騰貴云：

嘉熙庚子（四年）大旱。京尹趙存耕科敷巨室糴米，始官給三十六千一石。未幾，粒價增四五倍，豪民巨姓破家蕩產，氣絕縊死者相踵。至今父老痛之。

又戴復古石屏詩集卷三嘉熙己亥大旱荒庚子夏麥熟云：

旱潦併爲虐，三農哭歲飢。當秋穀價貴，出廣米船稀。
瑣瑣飢年事，駸駸穀價高。

又同書卷三庚子薦飢云：

連歲遭飢饉，民間氣索然。十家九不爨（一作飽），升米百餘錢。
乘時皆閉糴，有穀貴如金。
休言穀價貴，菜亦貴如金。
去歲未爲歉，今年始是凶。穀高三倍價，人到十分窮。

一切物品都要有勞力才能生產。而工人是要吃飽了飯才有力量工作的。米價貴了，賴糧食來生產的勞力自然隨之而貴。這就是說，工資要增貴。工資是物品生產成本的一種，既然上漲，各種物品的價格自亦隨之上漲。范浚（註三〇）范香溪文集卷一五議錢云：

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翔貴，豈今之錢與古之錢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夫人視食爲命，其於穀粟不可一日不求。……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飢之人，固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不甚貴。

這話雖然是就南宋初年而言，但亦可適用於這個時期。（2）從這年起，政府大量發

（註三〇）范浚爲南宋初年人。

行新紙幣——十八界會子，以十八界會子之一準十七界會子之五，強迫人民使用。

續文獻通考卷七云：

（嘉熙）四年九月，令措置十八界會子，收換十六界，將十七界以五準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間輒行減落，或官司自有違戾，許徑赴臺省越訴。

這樣一來，政府作進一步的通貨膨脹的結果，物價遂更為上漲。蒙齋集卷七論會子割子（註三一）云：

近者因有更張之說，猶未見諸施行，而中外之人，已自惶惑；兩月之間，物價驟增，會價頓削，城市荒索，氣象蕭條。

臣竊詳白割子所陳，不欲明換，而欲暗銷者，蓋恐一新易五舊，非民所樂，故只令紐價輸賦，神而化之耳；意非不善也。然日來物值翔踊，正緣舊會數多之故，民方苦之。

關於嘉熙四年因農產失收及進一步的通貨膨脹而物價上漲的情形，除分見於上引各文外，記載甚多。宋史卷四一三趙興權傳云：

（嘉熙年間）遷戶部尚書，兼權吏部。……論楮幣……折閱益甚。……又言，『膏雨不降（註三二），星變頻仍。在京物價騰踊，民譌士躁。……』

又同書卷四一九徐榮叟傳云：

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

關於此事，杜清獻公集記載尤多。如卷九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一劄云：

且陛下視今之時，為何如時耶？早嘆薦臻，民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翔踊，行都之內，氣象蕭然。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是內憂既迫矣。（黃震戊辰修史傳及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略同）

又卷一〇（嘉熙四年）八月已見割子云：

物價騰踊，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有之。告緡譏闕，錢出楮長。而物價反增，人以

（註三一）續通考系此割子於嘉熙四年九月項下。

（註三二）當即指嘉熙四年的大旱。

爲病，昔所無也。（戊辰修史傳同）

又卷一〇吏部侍郎已見第一劄（註三三）云：

且去歲浙左早暵異常，浙右雖得中熟，而仰食既多，米價十倍其湧。垂罄之腹，閔閔望歲。

又卷一一上已見三事（吏部侍郎）云：

楮券之弊極矣。新舊並行，雖曰下策；然舍此之外，無策可行，則其行也，亦豈得已？此議既出，遠近傳聞，楮價日低，物價日長。

臣竊見今歲之早，京輔爲甚。……斗米十千，又復日長。

又鶴林集卷二四知溫州丐祠申省狀（註三四）云：

舊楮非不稱提，而直日下；新穀非不平糶，而價日增。

又申省二狀云：

率十分減三，而穀尙貴；以五券稅一，而楮弗昂。

又吳潛許國公奏議卷三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嘉熙四年）云：

米乃民之命脈，而苦於直之湧。楮乃民之血脈，而苦於直之低。

又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嘉熙四年）云：

惟有百物之時直未平，良由四方之會陷浸落。此非朝廷速行措置，無緣郡縣可以轉移。使內外之楮價相登，則郡邑之物價自定。此則廟堂之事，非獨微臣之責矣。

又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糴（嘉熙四年）云：

朝廷亟思所以救楮，則百物之價，便可以損三分之二。而其最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糴事。以朝廷和糴言之，則可以寬國計。以閭閻日糴言之，則可以寬民生。夫古今未有石米之直爲緡絲三百四十千，而國不窮，民不困，天下不危亂者也。

又清正存稿卷一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飢民劄（註三五）云：

臣入境以來，……自南康，池陽，太平，以達於建康，凡歷四郡。所至延見

（註三三）杜範於嘉熙四年遷吏部侍郎，見宋史卷四〇七本傳。

（註三四）唐泳於嘉熙四年知溫州，見李珣等修溫州府志卷一七。

（註三五）內言大旱及十八界新會等事，知作於嘉熙四年。

士民，諮詢利害；而足跡之所未及者，亦博加採聽。其病民之事固非一端，然最以歲事不登，粒直翔踊爲大苦。……目下米一斛，廉者六七十千，高者至百餘千。流離殍死，氣象蕭然。

嘉熙以後，便是淳祐（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到了淳祐年間，因農產失收惡性的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飛漲現象，仍是一樣的嚴重。宋史卷一八〇食貨志云：

（淳祐）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謂楮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蟄藏。自稱提之屢更，圓法爲無用。急於扶楮者，……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

又李曾伯可齋雜稿卷一七除淮閩內引奏劄（註三六）云：

姑以邇年已驗者言之。星妖地震，數見屢書。蝗孽旱災，所在爲虐。京畿近地，米石百千。殍殣相望，中外凜凜。天變可謂極矣。

又第二劄云：

乃者適丁歉歲，物價翔踊。

再往後，到了寶祐年間（一二五三——一二五八），物價也因爲惡性的通貨膨脹而高漲。李昉英文溪集卷九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云：

楮不行而錢幣竭，物踊貴而兵民貧。

又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三救蜀楮密奏云：

竊惟蜀楮之弊極矣。……自寶祐二年，更印銀會，以一當百，一時權於濟用，將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輕。蓋楮之低昂，物亦隨之，楮之輕，物之貴也。……楮之立價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價乃愈甚，支用乃愈不繼。視而弗救，長此安窮。姑舉一二言之。銀價去春每兩僅三千引，今每兩七千五百引矣。糴價去春每石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他百貨增長者稱是。

到了理宗末年，物價也是一樣的昂貴。時賈似道執政，對於物貴問題，簡直漠不關心。齊東野語卷一七景定彗星云：

景定五年（一二六四）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筆作初三日乙亥，彗星見東

（註三六）約作於淳祐年間。參考同書卷首提要及宋史卷四二〇本傳。

方，柳宿光芒烜赫，昭示天變。……丁丑，避殿減膳，下詔責己，求直言，大赦天下。……又京庠康隸楊坦等一書謂，『……以秋壑（賈似道）而壓溪壑之淵藪，踏青泛綠，不思閭巷之蕭條；醉釀飽鮮，追恤物價之騰踊？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執其咎？……』

這可以下列二事爲證：（1）宋史卷四〇九高斯得傳云：

彗星見，應詔上封事曰，『……而庚申（開慶元年）己未（景定元年）之歲，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躍，民命如線。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聞。（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一彗星應詔言事略同）

（2）宋史卷四二五劉應龍傳云：

會京師米貴，應龍爲勸糶歌。宦者取以上聞。帝（理宗）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

賈似道對於物貴問題這樣諱疾忌醫，物價當然更要上漲了。

最後，我們還要說明的，是這時期的物價，究竟要上漲到怎麼樣的程度？上引趙清獻公集卷一〇吏部侍郎已見第一劄說嘉熙四年『米價十倍其湧』；又八月已見劄子說當時『日用所需，十倍於前』。可見這時的物價，由於惡性的通貨膨脹，再加以農產的失收，要比從前昂貴十倍。至於嘉熙四年以後，物價更要上漲到怎麼樣的程度，因爲文獻有缺，我們不能詳細知道。不過，根據上引各種記載，從這年以後，直至理宗末年，物價有繼續增長的趨勢，卻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5 度宗時期（一二六五——一二七四）

上邊說，理宗末年，賈似道對於當前最嚴重的物貴問題，簡直漠不關心。假如光是這樣，度宗時期的物價還不至於騰貴得那麼利害。事實上，他不單是消極的對於物貴問題漠不關心，而且積極的造成更惡性的通貨膨脹，結果物價的騰貴終於在度宗時期達到最高峯。他於理宗剛死，度宗快要即位的時候，不理過去紙幣流通量的大小，及準備金的有無，發行一種紙幣，名叫金銀關子，或稱金銀見錢關子，於

是物價更加速度的向上飛漲。齊東野語卷一七景定彗星載景定五年

十月乙丑，忽聞聖躬（理宗）不豫，降詔求醫。丁卯，違詔升遐，而金銀關子之令乘時頒行，換易十七界楮券。物價自此騰涌，民生自此憔悴矣。

又區仕衡九峯先生集卷一奏宰臣矯詔行私朋奸害正疏云：

今先帝（理宗）宮車晏駕，四海臣民，方舉首企俟新政，似道乃敢於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而行關子，以楮賤，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物價踊，楮益賤。關子之不便於民，匪但川蜀荆襄爲然，吳越閩廣俱不便也。陛下宅哀未發綸音，似道首卽矯詔。悖逆不道，莫斯爲甚。

又宋史卷四七四賈似道傳云：

復以楮賤，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錢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

又宋季三朝政要（撰人佚）卷三載景定五年正月（註三七），

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楮，廢十七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刻印如『西』字；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關子行，物價頓踊。

又吳自牧夢梁錄卷一三云：

至咸淳年間（一二六五——一二七四），賈秋壑爲相日，變法增造金銀關子，以十八界三貫準一貫關，天下通行。自因頒行之後，諸行百市，物貨湧貴，錢陌消折矣。

又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一云：

世皇下江南檄，杖舉賈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民其不誠服者與？其文曰，『……變關會而物價溢湧。……』

除上述外，關於因賈似道發行金銀關子而物價飛漲的情形，恥堂存稿的詩，記載得尤爲詳細。如卷七物貴日甚云：

自從爲關以爲暴，物價何止相倍蓰！人生衣食爲大命，今已勦絕無餘遺。真

（註三七）這是製造金銀關子的時間，不是發行的時間。發行的時間是在理宗剛死度宗快要即位的時候，有如上引齊東野語卷一七及九峯先生集卷一所說。

珠作襦錦作袴，白玉爲飯金爲糜。蒼天蒼天此何人，遭此大疾誰能醫？無食吾欲食其肉，無衣吾欲寢其皮！

又卷六物貴云：

一從泉法亂，都野咸荒荒。片楮母偏重，無子相低昂。姦人竊其權，百物因大翔。握薪重尋桂，尺魚貴河魴。我聞輦轂下，執法牛毛詳。物物揭成價，大字懸康莊。臚鮑權公肆，餅師聚官場。市易祖嘉問，均輸肖弘羊。尉羅四面布，搖首觸刑章。哀哉今之人，逢時何不祥！

又桑貴有感云：

我老與時忤，十年守窮空。衣食相驅迫，遂師田野翁。每當春蠶起，不敢怠微躬。晨興督家人，留心曲箔中。客寓無田園，專仰買桑供。豈謂桑陡貴，半路哀塗窮。三百變三千，十倍價向穹？家貲已典盡，厥費猶未充。乃知楮法壞，流毒刀兵同！

又酒闌云：

幣輕物痛躍，赤子命一絲。尙曰此元祐，天乎欲誰欺！

因賈似道濫發金銀關子而飛漲的物價，在度宗咸淳年間簡直有增無減。關於此點，除見於上引各文外，宋史卷一七八食貨志亦云：

咸淳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糴。……今粒食翔湧，未知所由。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

趙順孫此言，目的偏重於平米價，故說紙幣跌價由於米價增高。這顯然是倒果爲因之論，但由此亦可見出賈似道濫發紙幣的惡果——物價飛漲。此外，關於咸淳年間物價騰貴的情形，李之彥東谷所見（註三八）亦云：

幾年養軍，今日掣肘。物價騰踊，民不聊生。萬一荒歉，羣盜必起。諸軍素

（註三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四，『是書凡十三則，皆憤世疾俗，詞怒以怨，……前有自序，題「咸淳戊辰（四年）小春，」正宋政弊極之時也。』

抱乏糧之怨，孰爲可備驚急之人？

又金履祥仁山集卷四泛免口舌附註云：

後因侍北山先生（註三九），言，『朝廷泛免，鼓舞數州。士子雲集京師，費盡物貴。……』

又黃震黃氏日抄卷七八咸淳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中途先發上戶勸糶公劄云：

撫州米貴，於斯爲極。

又四月初十日入撫州界再發曉諭貧富升降榜云：

昨到建德路上，已作割勸諭上戶，出榜曉諭細民，預行發去外，繼此沿途探問，乃聞閉糶自若，米價日增。

這裏，我們還要一述度宗時期物價騰貴的程度。上引恥堂存稿卷六桑貴有感，說賈似道發行金銀關子後，桑價『三百變三千，十倍價何穹？』至於其他物品價格昂貴的程度，在文獻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不過，我們可以斷言，其他物品的價格也一定昂貴得很利害；這由於一般人攻擊賈似道的激烈，可以推知。

（三）結論

總括上述，可知南宋自開禧年間（一二〇五——一二〇七）起，因為常常對外作戰，開支太大，遂不顧準備金的有無，發行多量的紙幣，以補收入之不足。這種通貨膨脹，就其過程而論，起初比較輕微，其後則越來越利害。通貨膨脹的程度既因時間而異，其對於各時期物價騰貴的影響，亦從而有大小之不同。一般來說，在開始時物價不算貴得太利害，其後則越來越高漲。就時間上言，寧宗嘉定年間（一二〇八——一二二四）物價固比以前爲貴，但騰貴的程度並不怎樣大。其後，到理宗上半期（一二二五——一二三九），物價騰貴的程度可利害多了。這時期的物價比開禧年間要高漲一倍以上，即爲開禧年間的物價之兩倍有多。及理宗下半期（一二四〇——一二六四），一方面由於通貨膨脹之惡性化，他方面由於水旱米貴的影響，物價更爲上漲，要比以前增貴十倍。最後，到了度宗時期（一二六五——一二七四），因為賈似道濫發金銀關子，物價的上漲遂達到最高峯。這幾十年物價的上

（註三九）何北山卒於咸淳四年十二月，見同書卷五。

升，因為光是理宗上半期有較明確的記載（註四〇），其餘各時期的物價，文獻上雖說比以前增貴多少倍，但並沒有明說『以前』是指那年那月而言，故不能正確的作出物價上升的曲線；不過，如果要作出的話，這條曲線的方向是越向右越高，有如上載宋末紙幣流通數量圖那樣，却是可以斷言的。

以上爲本文概括的敘述。最後，請一言物價騰貴的影響。

本來，物價上漲有時并不一定是壞事，反而是好事。一般資本家天天所焦慮的便是物價的低落。如果物價低落得太利害，許多商店工廠都要因虧本而關門。上一次的世界經濟恐慌，便是例證。所以在商業循環(Business cycles)中，物價昂貴時期屬於繁榮時期(Prosperity stage)。而美國政府的收買白銀政策，其目的也是使物價提高。由此可見物價騰貴對於生產者本來是有利的。不過，這種物價騰貴的程度要有限制。如果物價高漲得太利害，一般薪水或工資不能隨着物價的飛漲而按比例增加的人民，因為他們薪水或工資所入的購買力（註四一）不及以前遠甚，只好把生活標準降低；這樣一來，生產者也就因消費者購買力之降低而買賣不好了。宋末物價太貴的結果，生產者便是這樣倒霉的人。如上引鶴山大全文集云：

幣輕物貴，田里蕭條。（卷一七直前奏六末喻及邪正二論）

重以楮幣泛濫，錢荒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卷一九被召除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四劄）

楮賤物貴，商販不行。（同上）

以上專論宋末物貴對於生產者的影響。至於消費者，尤其是固定收入的人，因為高漲的物價足以壓低他們的購買力，使他們不得不放棄原來的生活標準，當然是大受其害了。上引宋史云：

楮券猥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卷四〇七杜範傳）

物價翔躍，民命如綫。（卷四〇九高斯得傳）

在京物價騰踊，民譌士躁。（卷四一三趙與懌傳）

（註四〇）上邊說這時期的物價比開禧年間高漲一倍以上。

（註四一）即就他們的真實工資(Real wages)而言。

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卷四一九徐榮叟傳）

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踴貴（卷四二三李韶傳）

又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三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云：

楮輕物貴，爲生孔棘，愁嘆之聲，在在而有。

又鶴山大全文集卷八六王聘君墓誌銘云：

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嘆。

又平齋文集卷一四從臣李臺等乞將所得俸給減半幫支不允詔云：

楮輕物重，公私交瘁，……

又石屏詩集卷三庚子薦飢云：

穀高三倍價，人到十分窮。

又清正存稿卷一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飢民劄云：

其病民之事固非一端，然最以歲事不登，粒直翔踊爲大苦。……流離殍死，氣象蕭然。

又蒙齋集卷四云：

而又物價翔踊，日甚一日。民將無所得食，直立而須死耳。（戊戌風變擬應詔封事）

重以楮令日變，物價日增。民生無聊，怨讟並起。（祕書少監上殿劄子）

又癸辛雜識前集云：

楮輕物貴，民生頗艱。

又齊東野語卷一七景定彗星云：

物價自此騰湧，民生自此憔悴矣。

上述宋末物價昂貴對於消費者的影響，是就一般人民說的。此外，當日中下級的公務員及軍人，都是固定收入的消費者（註四二），物價騰貴對於他們的毒害也非常之大。文獻通攷卷九云：

是宜物價騰翔，楮價損折，民生憔悴，戰士常有不飽之憂，州縣小吏無以養（註四二）當日公務員及軍人的收入，如下引清正存稿卷五論待處救楮二劄上樞密院所說，也有增加的；可是，由於當日物價上漲的利害，我們可以斷言，他們薪俸增加的速度還不及物價增長那麼快。

廉爲歎，皆楮之弊也。

其中關於楮輕物貴對於公務員的影響，許應龍東澗集卷八汰冗官劄子亦云：

矧今之楮幣，折閱已甚。以錙計之，不及元俸三分之一，何以養廉？

又鶴林集卷三九勸士文云：

關表……五縣吏之俸，不及中州之二三曹官之請，僅當內郡之一；重之以庫帑之壓，加之以銀會之折閱，小官之所得，厘厘無幾矣。……大率邊吏之俸薄，起於折會之太輕。

復次，關於楮輕物貴對於軍人的影響，鶴山大全文集卷一七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亦云：

況又物價翔踊，廩稍不給，士卒常有飢寒之怨。……而尚以諸軍之心爲皆可恃乎？

又杜清獻公集卷一四三月初四日未時奏云：

臣竊見自楮券折閱以來，邊上諸軍請給，不足以供衣食之費，飢困藍縷，常有怨聲。臣向也嘗言於當國者，以其重糜國用，議弗及而止。臣此番造朝，聞其怨聲日甚，竊恐或有離心，不唯難以責其用命死敵，而勢之所激，必有不可追之悔。

又可齋雜稿卷一七除淮閩內引奏第二劄云：

若乃沿邊士卒，連年困於久戍，餼食之仰給於縣官者，旬支月給，具有定數。乃者適丁歉歲，物價翔踊。累重之家，不能自給。……憔悴藍縷，不言可知。當此四郊多壘之時，捐軀赴敵，政賴其力。乃俾衣食之不贍，啼號之不免。氣象如此，寧有壯心？

又桐江集卷六乙亥前上書本末載方回上書誅賈似道云：

自更易關子以來，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買一草屨，而以供戰士一日之需。……飢寒窘用，難責死鬪！

楮幣賤，物價窮。軍中數口之家，寒無衾炭，日炊不給，腹枵衣弊，纍纍可憐，目見市井魚肉鹽醬而不識味，困苦極矣！

又文溪集卷九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云：

物踊貴而兵民貧。

宋末因通貨膨脹而物價飛漲，對於一般民衆，軍人及公務員的影響，固然非常劣惡；就是對於政府本身，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自然，在最初，通貨膨脹的程度很輕微，物價也不特別昂貴的時候，爲着彌補戰費的不足，而增發數量不太多的紙幣，對於政府是相當有利的。可是，當通貨膨脹惡性化，物價急劇飛漲以後，政府實行這種政策的結果，却是所得不償所失了。關於此點，徐鹿卿曾就當日政府經費收支的增減上，加以說明。清正存稿卷五論待虜救楮二劄上樞密院云：

自輕楮以來，民間隨其低昂，入以此直，則出以此直，初不爲病。受其弊者獨朝廷爾。二稅之數，無增也；祠牒官告之直，無增也；徵商牙契之入，無增也。及其出也，市物之直增矣；戍兵之生券增矣；諸軍衣糧雖如故，而非時之給犒增矣；官吏正俸雖如故，而添給之暗增者，亦不少矣。

總括上述，我們可知宋末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高漲，對於一般民衆，軍人，公務員，甚至政府本身的影響，都非常之壞。除外患的原因以外，南宋爲什麼要亡國，我們不是可以在這裏得到多少消息嗎？所以嘉熙年間袁甫說：

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宋史卷四〇五本傳）

附記：

(1)關於宋末紙幣流通的數量，有可補入者二則，茲錄如下：

目今（嘉熙四年）十六十七兩界會子五十千萬，數日夥，價日低，其術可謂窮矣。

目今舊會散在民間者，爲數五十千萬。（均見於蒙齋集卷七論會子劄云）

(2)宋末紙幣流通數量表的『表』字，應改作『圖』字。

(3)本文蒙傅孟眞師，岑仲勉先生及梁方仲先生分別予以指正，又蒙潘實君先生代爲繪圖，均此誌謝！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初稿。是年年底，增訂於昆明。